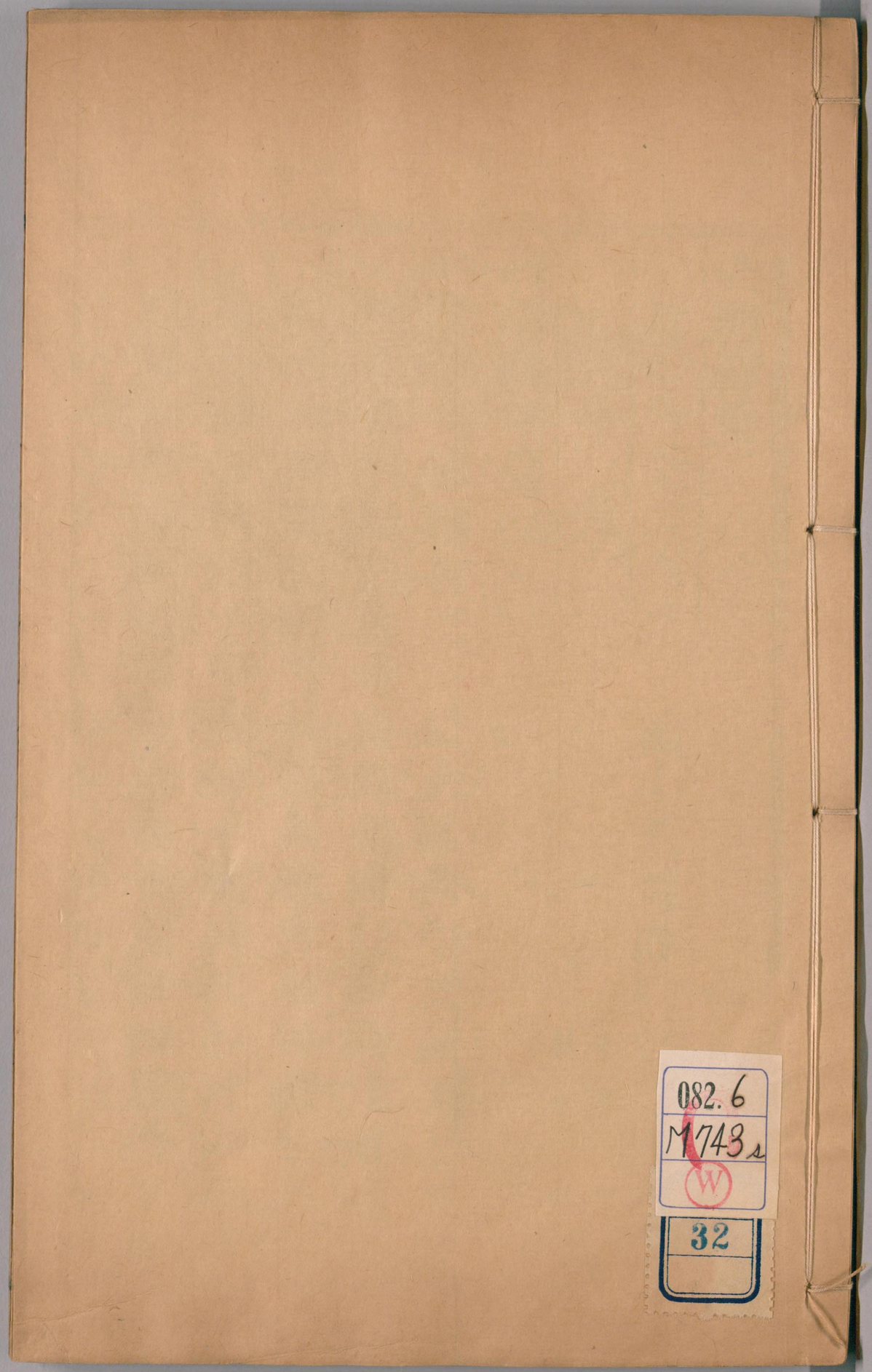

082.6
M743s
W
3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春庄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潢較

## 論語稽求篇 二

禘自既灌而往節

禘祭有三一是大禘大傳喪服小記所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國語與祭法則皆云周人禘嚳而郊稷是也一是吉禘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杜預何休輩皆以爲合羣廟祧廟之主升食于太祖即是祫祭然變名稱禘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所謂



67139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大事是祫是也一是時禘
祫夏禘祭統亦云春祭曰禘而夏祭曰祫
與祭義則皆云春禘而秋嘗然總是時祭是也論
語之禘當是不王不禘之禘此本王者大祭而明
堂位祭統皆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于天下賜
以重祭則祭所自出立出王廟見左傳得用天子
禮樂但羣公雜用便屬非禮故不欲觀此與禮運
所引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一嘆正
同此皆較之禮經蹺之三傳而意竟有據者集註
不引經傳但引唐人趙伯循說而于不欲觀一嘆
則又資以旣灌之後誠意懈怠爲言是郊禘非禮
反屬庇辭非本意矣但舊註集註各據一禘皆各
有所本舊據古禘集註據大禘何以知子不欲觀
是大禘而非吉禘子嘗謂古禘之說始于春秋其
時升新廟審昭穆所云合羣廟之主與祧廟之主
而皆升食于太祖者本是祫祭而古禘二字是其
別名觀三傳所記只有此祭並無審諦昭穆他祭
而經文于閔文二年吉禘大事之後亦並不曾別
有特禘羣廟之文豈有同時喪禮而一記之一遺
之者則夫喪畢之祭必其祇有祫而並無禘可知

也。吉禘是祫之別名然別有祫禘此與禘即祫祫即禘之說不同或謂鄭康成禘說甚備自始喪藏主卒哭返主以及祔廟遷廟諸禮有條有敘而至于祫禘則曰三年喪畢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亦禘名此句見公羊傳其于祫禘連舉處分別歷歷豈有原是一祭而可分作兩祭者而予謂不然喪畢之祫並無他見惟見之公羊傳文而明年之禘則正從公羊傳文而誤分之者公羊傳曰大事者大祫也大祫者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升合食于太祖此是祫祭五年而再殷祭即禘也其云升合食者祫也殷祭者禘也再者相繼之詞也則公羊明云此時止有一祫至五年而又一禘而康成于一祫之後次年一禘至五年而又一禘是誤解公羊五年而再殷祭之文以爲五年再祭則必先此有一祭而因增一禘于喪畢之次年致後儒謂喪畢有禘而不知其不然也且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說本禮緯而先儒皆遵之據公羊喪畢而祫正三年也五年殷祭正五年也喪畢之明年則四年矣若以何休祫禘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推之則自僖八年禘于太廟數至文五年當

有六禘而數並不合蓋禘名甚尊然亦甚雜祫之名禘則在經文吉禘二字已先有之故孔安國註論語以禘名祫禘而春秋大事杜預註左傳曰大事是禘何休註公羊傳曰大事是祫則在祫原有禘名而至于他祭之雜有以烝爲禘者國語烝將躋僖公唐尚書云烝祭名韋昭以爲即禘也有以練爲禘者禮期而練祭亦名練禘有以圜丘爲禘者國語賈侍中註祭皇天于圜丘曰禘有以夏時之禘即爲大禘之禘者明堂位季夏六月禘周公太廟此夏禘也雜記引孟獻子語改至七月則秋時矣以是知不是夏禘祭義謂夏陽之盛莫重禘祭即大禘也故升歌下管用天子禮樂而康成誤增吉禘且又以郊與圜丘俱是禘以大傳禘爲郊以祭法禘嚳爲圜丘此則誤之中又加誤者蓋夫子嘗郊矣孟子膰肉不至史記郊又不致燔俎于大夫是也夫子嘗禘矣子入太廟禘自既灌而往是也郊是郊禘是禘未嘗合并而至于吉禘則夫子全無之考夫子仕魯在定公十四年此時未遭國喪不容吉禘且諸侯五廟計之閔僖逆祀越文宣成襄昭五公久已在祧壇之列又且定之元年季寤與公山弗狃等因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遂就閔僖祧廟而各順其位則此時不惟已祧兼且不逆而解論語者尚曰不欲觀以逆祀故夢

哉

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 射不主皮一句係周時禮文夫子論而釋之儀禮亦引入鄉射禮文是也但儀禮原文云禮射不主皮上有禮字則該舉諸射如大射燕射賓射類不止鄉射其下文又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再射不勝者降則又另有力射如儀禮註澤宮獻禽後班爵徐獲之射不是武射朱註不明出禮射字而又誤以主皮爲貫革不同主者着也主射則兩失之矣按主皮與貫革不同主者着也主皮者着于皮也鄭康成所云善射扶風馬氏所云



能中質是也夫射期中質豈有習射而反以不中爲能事者但射名不同有專主皮者有不專主皮者不專主皮即不主皮者也如周禮鄉大夫職退以五物詢衆庶即鄉射禮也然而五物者一和二容三主皮四和容五興舞則此主皮即五物之一又何嘗不主皮然而曰和曰容曰興舞不止此矣則不主皮矣推之而大射賓射燕射猶是矣乃若主皮則有之儀禮曰主皮之射註引尚書大傳謂虞田獻禽取備祭物而以其所備之餘較射于澤宮而分取之謂之班餘獲之射是時雖澤宮揖讓

與虞田力取稍有不同尚書大傳謂澤宮中雖虞田不中也取貴揖讓也澤宮不中雖虞田中也不取賤勇力也然但習禮節而終非行禮之射且又必期于中質謂澤宮習禮之處非所于行禮且射又主中故名爲主皮若夫貫革則專取達革周禮司弓矢所云甲革椹質禮射張侯主皮之射張獸皮武射不張侯并不張獸皮直取甲革椹質而射之故圉人註亦有兒椹質文樂記所云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明是武射且亦名試弓習武之射亦習于澤宮見儀禮註此并非主皮不主皮可得言者蓋主皮者力射也矢至于皮非力不能孟子曰其至爾力也不主皮者禮射也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雖發必祈中而不止于祈中者以爲禮也禮射與力射截然二等故夫子解之曰禮射不主皮者謂與力射不同等故耳舊註引周禮朱註引儀禮猶是引經証經引禮証禮而不經諦觀便復有誤況臆斷乎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哀公問社問社義也宰我以社名答之以爲社有名而義在其中古凡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爲名如樹松曰松社樹栗曰栗社一如後之名櫟社枌榆社者乃其義即在乎此如周名栗社則其義以戰栗爲名謂人君不可使民不畏威也然而君以威勝民其義疎矣夫子惜其解說之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當也故引古語云成事不說謂已成之事不可妄加解說者正謂此也其又引遂事二語連及之也若齊論本則又以問社字作主字謂問廟主之木漢安昌侯張禹所授本如此故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而何休杜預即引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爲証此說之最異者而朱氏集註又云古者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爲主則既似問社又似問主兩不可解既而知其錯解周禮田主田祖之稱非田神木主也大司徒封人二



劦者舊註無學識引鄭康成始不視朔一語而朱註又仍之雖告朔與視朔本一時所行然終是兩事兩名不容混也案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註謂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每月朔必朝于廟告而受行之于是乎以腥羊作獻謂之餼羊則此餼羊者本朝廟告朔之物所云諸侯告朔以特羊天子以特牛是也至告朔畢夫然後出而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又謂之聽朔故玉藻云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于太廟則是告朔與視朔截然兩事告朔朝廟視朔聽政迥

乎不同考文自六年始不告朔然猶朝廟十六年始不視朔蓋朔有朝享朝廟二禮朝享即月祭不在祖廟諸侯月祭三廟無祖廟舊註誤其供羊祖廟者專爲告朔與視朔全無關涉告朔當有羊視朔不當有羊故曰告朔之餼羊今子貢所欲去者告朔之羊也其引文公者此時在定哀之間去文公已遠但以文公爲不告朔所始見之經文故引之也乃不引告朔反引視朔且曰不視朔而猶供此羊則視朔當供羊乎何鹵莽乃爾

管氏有三歸

舊註引包咸說謂三歸是娶三姓女婦人謂嫁爲歸諸儒說皆如此朱註獨謂三歸是臺名引劉向說苑爲據則遍考諸書並無管仲築臺之事即諸書所引仲事亦並無有以三歸爲臺名之說劉向誤述也

禮諸侯娶三姓女大夫娶一姓女如春秋僖二十年西宮災公羊傳引魯子曰魯有西宮以諸侯有三宮也而何休註三宮者謂諸侯娶三國女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適而廢楚女于西宮故云則是三娶者國君之禮是以舊集解疏義亦云禮大夫雖有妾媵然適妻則祇娶一姓今管仲娶

三姓女故曰三歸其說甚明故國策則明云管仲爲三歸之家漢公孫弘云管仲相齊桓取三歸而班氏食貨志直云在陪臣而娶三歸曰家曰娶則斷是娶女不是築臺審矣況史漢諸註凡引三歸者無不以三娶爲解故朱子語類亦知三歸是三娶但曰如此却是僭不是奢故不用其說殊不知僭即奢也史記管氏富擬于公室有三歸反坫漢書禮樂志陪臣管仲季氏之屬三歸雍徹八佾舞庭皆以三歸爲奢僭之事奢與僭相因奢則必僭誰謂奢僭兩事乎

劉向誤述仲事因誤解國策所致按國策周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而國人不悅因曰朱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司空主督築者左傳子罕親執杵扶民以行築）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鮑彪曰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仲蓋三娶女也）非自傷于民也國策此說謂管仲子罕同一掩蓋君非之事故相連引及非謂宋君築臺管仲亦築臺也宋君之非在築臺故子罕以杵築掩之齊桓之非在女市女閭之多則管仲以三娶掩之其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蓋君非則一而築臺娶女截然兩分此最明了者劉向見兩事並引且兩事皆掩蓋之事而三歸之上不立娶字遂疑爲一類而溷齊于宋溷仲于竿溷娶女于築臺且公然改三歸之家家字爲臺字而不顧則試思齊桓之非在多女而仲以築臺掩之是遮甲而障乙也可乎且說苑此文明襲國策說苑云桓公以政歸管仲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其所云自傷於民則正襲國策非自傷於民語國策以爲有此掩蓋之臣則君不自傷於民此連二事以解周君非謂管仲欲自傷民也讀古不察展轉訛謬幸有明眼者爲之驚心萬古長夜于是始旦不然漢後儒說其足誤人者多矣況左傳國策則更非漢儒師承可藉口耶

或謂三歸臺亦是因三娶而築臺以名之古凡娶女多築臺如詩衞宣公築新臺娶齊女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娶孟任類然管氏築臺終無據不可爲訓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只是言我未見力不足者即或有之我只未見此斷之又斷語張南士曰論語是夫子口說啓齒闔吻皆有起訖如釋氏語錄然今儒者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敘講說一倣釋氏語錄代以俚俗獨於夫子曰說雖極明快如蓋有之矣亦必支離拙搭使無可解釋而後已此何故也舊註蓋有謂原有好仁惡不仁之人固屬難遍若集註謂原有用力而力不足之人則于夫子未見一嘆顯相悖矣豈可如此若曰即用力者亦未見則既未見用力焉見原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若曰用力者偶未之見則似見用力者其常未見用力者反其偶也何矛盾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節 但曰知仁則惟知有仁並無知不仁一邊尹氏以仁不仁並言程氏以厚薄愛忍並言皆非見可添廉貪遍介種種乎大抵黨字作類字解指倫類言則單指爲人受過者言受過各有類如周公使管叔監殷則於兄弟一類孔子答魯公知禮則於君臣一類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則於父子一類子路爲姊喪不忍除服則於女兄弟一類總是仁愛之至不惜受過故受過有類則親之而可以知仁天下豈有爲人受過而尚可目之爲不仁者乎則何厚何薄何愛何忍乎

表記與仁同功而與情與仁同也亦但言知仁不言知

不仁可驗

按史稱陳仲弓外署非吏此爲本司受過又劉宋張岱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還養有司以違制糾之宋孝武帝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若漢外戚傳燕王上書稱子路喪姊朞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故不忍除故曰觀過知仁又後漢吳祐傳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遣性伏罪祐屏左右問故嘆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可謂觀過知仁矣此皆漢儒解經之見于事者然皆是知仁並無知不仁者集註亦載吳祐傳事

君子之于天下也節適莫與比皆指用情言適者厚也親也莫者薄也漠然也比者密也和也當情爲和過情爲密此皆字義之有據者若曰君子之于天下何厚何薄何親何疎惟義之所在與相比焉國語司馬俟曰罔與比而事吾君矣與比二字此爲確註又正義于子見南子節疏云子路以爲君子當義之與比不當見淫亂舉比義與親亂反觀更自明白此節舊解無註然舊儒解經自如此

後漢劉梁著和同論有云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

美君子之于天下無適無莫直以適莫主愛惡言
若李燮傳稱燮拜議郎所交皆舍短取長成人之
美其時潁川賈彪荀爽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
交二子情無適莫直以無適莫言燮之用情無厚
薄處則是漢魏解經先後一轍不惟論說兼見行

事君數斯辱矣節 數不是言本文並無言字即數字義亦並
不以言煩爲解此事君以言人臣之不足也言而
有信朋友之細行也子游是言所包者廣祇屬進
言不過一節且經文何必定添改耶

舊註數是速數所謂偪促煩瀆也祭義祭不欲數
曾子問不知已之遲數賈誼文淹數之度指煩速
言故爾雅說文皆以疾訓註數而廣韻增韻即以頻
煩屢數爲解此即僕屬不絕齷促取憎之意故數
即僕僕子思所云僕僕爾亟拜又即頻頻楊子所
云頻頻之黨甚于鷙斯皆是也若先仲氏曰數有
二義一是煩數如項羽三示玦不應又請舞劍類一
是細數如宋宗子拍柳枝止以方長不折類其說
甚備然總不以進言立解後聞姜汝皐講論語亦
有此說惜未經見耳

瑚璉也明堂位說四代之器有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註云皆黍稷之器則是夏璉而商瑚今云夏瑚商璉此襲舊註而又誤者也正義謂包咸註論語杜預服虔註左傳皆與明堂位不合此必相從沿誤者蓋事別有據猶可兩行今祇見禮經而諸儒所說別無引証則何苦又沿誤乎不然則禮經非乎

無所取材乘桴之嘆原屬寓言忽復作莊語譏其不裁度事理則于夫子諷嘆本旨全然不合況材裁不通周易財成天地漢書財察財擇並非材字即欲强通而裁處之處并不是取凡事可受裁則曰取裁今譏其不裁而加以取字材裁可强通處取難溷見矣鄭康成曰材桴材也夫子乘桴是微言而子路不解故復以微言諷之若曰由也乘桴之急過于我但大海蕩蕩桴材極難第欲覓取一佳材而無所耳爾雅桴柎也國語齊桓西征乘桴濟河大抵皆編竹爲之可涉小水不可涉大川況大曰筏小曰桴小物大用材更難得此與屈原九章乘氾柎以下流兮無舟檝之自備同意

晉欒肇論語駁曰適用曰材由過好勇便不適用

此于取材取字最得解特譏其好勇稍與當日情事不甚合耳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有失名氏經辨曰十已包九二不及三故相遠也如曰即始見終則祇一事之始末也因此測彼則兼兩事之類推也信然則賜愈于回遠矣按舊解無証朱註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本于宋邢昺疏義而因此識彼一何則自爲解者古人論字以一橫該東西十縱該南北其包舉參互不一故有云數立于一而備于十又曰十者數之具也又曰十于數爲小成原未有以一十當始末者若云即始見終則一事首尾矣至于問一知二則自三以至于九爲數尚多故不如祇以彼此分之則對待之詞其數已畢大矣名義幼時聽塾師訓曰顏淵聞一件知十件子貢聞一件知兩件暢是明白改世說載廣陵徐淑年小舉孝廉尚書詰之曰昔顏子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以幾與十對正見十是多數非終之謂禰衡作顏子碑文有云知微知彰聞一覺十用舍行藏與聖合契以微彰用舍兼言既非一事又何始末至若彼此對待借作副貳如周禮鄉大夫賢能之書內

史貳之之類與二不同失名氏書後爲人攘竊梓

作已書略見于左季折衷序中今其僞書卷二左季折衷說卽是

吾與女弗如也許汝弗如終不安包註吾與汝俱不如雖屬淺說然從來只如此陳晦伯作經典稽疑引論衡孔問篇曰吾與汝俱弗如也魏志夏侯淵字妙才曹公下令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俱弗如也後漢書曹操祭橋玄文仲尼稱不如顏淵註引論語吾與汝俱不如也皆是

臧文仲居蔡節

居蔡與山節藻棁是兩事禮曰國君有守龜又曰家不寶龜故漢食貨志云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其曰居者猶藏也守也猶言有藏龜有守龜也文仲居龜便是非禮故家語漆雕開對孔子曰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正指此事若山節藻棁則是天子宗廟之飾明堂位曰山節藻棁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以大夫而僭天子之廟飾此又一事故漢貨殖傳序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棁後漢輿服志云禮制之壞諸侯陪臣皆山節藻棁並指文仲此事言若禮器又云管仲鏤簋朱紱山節藻棁君子以爲濫矣雜記亦云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則以管

仲當時亦僭此禮故屢及之是明明一天子禮制確確鑿鑿毫無虛假乃不知何見註作媚蔡之室致不學之徒巧爲立說謂龜靜宜山龜潔宜藻眞稚孺笑話聞者掩口矣按山藻禮數見之尚書十三章所云山龍藻火者皆有名法飾不是祕事故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餘或藻或火而後漢輿服志有云公自山以下子男自藻以下皆物數限制之顯然者豈註經者而可不解此

山節者謂刻柱頭爲斗拱形如山也藻梲者謂畫梁上短柱爲藻文也故刻山爲節是刻山形以爲節非刻山形于節上也集註作刻山于節非是

或謂以山藻媚蔡方是不知若僭則不仁非不知矣不知僭生于冒昧故曰僭冒冒卽不知錮蔽生心不顧禮義非知者事也僭成于誣罔故曰僭罔罔亦不知矯詐欺誣以無爲有知者不爲也故左傳文二年夫子譏文仲不知者三其一曰作虛器註直指居蔡節梲二事言謂有其器而無其位卽是虛器若謂僭是不仁則文仲三不仁並不及僭竊一事豈夫子自言而可悖之

史記褚先生說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室卽櫝也

又曰置室西北隅懸之帷室是橫故可懸掛季氏篇龜玉毀于櫝中卽此

自牖執其手 朱註禮病者居北牖下使君得南面視巳按北墉見于儀禮及喪大記作北牖而鄭註云一作北墉則本是墉字而以形近致誤者說文徐註凡室一戶一牖牖在戶西正南壁間並無北牖故儀禮堂中北牆謂之墉而郊特牲以社壇北向君祭之必南向于北墉下亦稱北墉若北牆開牖牖是社屋之制郊特牲云亳社北墉謂喪國之社屋其上而開北牖所以絶陽光而通陰氣陰生則物死是北牖爲死牖而謂病者居其下誤矣若君來視遷南牖下則通考諸禮並無其文惟漢龔勝傳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南面立致詔此漢世故事而後漢包咸引之作鄉黨篇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之註以其事相類而其文又同故移彼註此而朱註又移以註伯牛是移之又移矣且此何禮文也若包咸註伯牛又云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自牖執手此淮南所云伯牛癩者與鄉

黨解又不同

喪大記北牖下鄭註一作北墉而唐孔氏疏舊註音容則明是墉字未有牖字可讀容者此亦一驗耳

#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春庄又名甡稿
文則西端克繩較

## 論語稽求篇 三

甯武子節 集註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又云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明下按春秋傳四字似宜無誤但予讀春秋又不然豈別有一傳耶抑猶是傳而讀者又有異耶嘗考春秋僖十九年即衛文之十九年衛人伐邢是時衛大旱卜祀不吉甯莊子勸文公伐邢師興而雨甯莊子者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武子之父也及僖廿六年而文公已卒是年爲衛成公元年公會莒子衛寧速盟于向蓋尋洮之盟也然而寧速者公羊作甯遬即莊子名也則是成公初立尚是莊子不是武子至僖廿八年爲衛成三年而武子之名始見于傳所謂盟宛濮職索饘者皆在是時至文四年爲衛成十二年則然後武子之名一見于經所謂衛使甯俞來聘俞武子名也是終文之世武子未嘗仕衛計其入仕當在成公元年之後三年之前蓋莊子謝事而後武子得襲位益周制公族世爲大夫必父老而子繼之未有其父儼然以上卿蒞盟而其子執國事者何況唐

詳見子經問十七卷

也

邦無道亦不止成公被執時且以此爲愚將啓後世巧避之門夫子意中未必如此左傳文四年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亦不答杜預即以此爲愚不可及又晉衛瓘爲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疎甚爲傳嘏所推重當時稱爲審武子則愚亦大概在賢者之際浮沉取容或者成公三十六年間武子別有事跡如此等故夫子言之皆未可知若必以成公被執時

言亦或故作顓蒙不與强伯之國君及悼悼之訟
臣相抵抗故爲輔得免賂醫得脫無非貿眥所有
事故以云若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則是忠果正直
臨難不免凡爲臣者皆當然而目爲異事巧題以
愚豈夫子意乎

左丘明耻之 孔安國曰左丘明魯太史也按漢藝文志
左氏傳國語皆魯太史左丘明論書其本事以爲之
因魯史記作春秋而左丘明論書其本事以爲之
傳又復纂異同爲國語而劉向劉歆杜預輩皆言
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歆且曰左丘明好
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
之與親見其詳略不侔也其曰好惡與聖人同則
明指論語左丘明耻之諸句自唐人談助趙匡陸
德明輩不知何據乃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
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謂左氏即其人
非也宋程伊川遂謂左丘明古之聞人而朱氏用
之亦遂分論語左傳爲兩人然實無明據且未嘗
言作春秋傳者并非左丘明也至明嘉靖時有季
本者作私考一書引宋儒說謂左氏立言已雜秦
制如臘者秦之祭名也酺者秦之飲名也庶長者

秦之官名也而傳語皆及之類非戰國以前文字而謂丘明受經于仲尼豈不謬哉又云三傳之得立學官公羊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史稱左氏漢初出于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蓋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記籍又善歷律而仕漢爲淮南王長相十四年得非蒼自與其徒掇拾而成之者乎當時隆萬間有失名氏書名左季折衷取左傳與季氏私考而折衷之有云據史稱張蒼好書博聞邃律歷之學史遷作別傳尤備使蒼爲此書則史遷同時未有不聞其事者肯聽之寘寘反曰左丘明無目作國語乎且漢武初年河間獻王好古書購求聚殖多至五百餘篇而左氏春秋在焉則左傳之出不後公穀特以未立學官致史記儒林失載故劉歆移書太常讓諸博士專欲立左氏學官正以左傳非後出也是以觀武紀則知左傳與尚書毛詩同入河間之購觀歆書則知左傳與逸禮同藏孔壁是皆蒼及身之事況蒼自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高帝時定章程文帝時爲丞相景帝前五年卒年百有餘歲則蒼去武帝購書時逾十年間事河間所購號爲古文必非十年間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得書寫藏購且果是蒼作則其書出世未久未有
書一出而遂能行于鄒魯趙濟南膠東之境使使
諸儒尊信而傳習之此必無之事也又按桓帝時
使蔡邕書十三經刻石立鴻都門觀者日車以數
千輛而左氏在焉假使當代僞書誰甘尊之與聖
經同列如此至唐開元二十五年敕舉進士者試
大經註曰唐以左傳爲大經三言爲一帖夫旣名
之爲經而又曰大則左傳在唐時已尊過他經卽
有談氏趙氏之疑亦祇謂作經者與論語所引人
時世不類或是二人非謂左傳非經且非謂左傳
非左丘氏作也若其所舉秦官秦臘以斷其爲秦
後之書則大不然秦自非子受國在周孝王朝傳
世十餘君而入春秋然則未有春秋時已先有秦
矣人第知秦孝公時始有不更庶長之號惠王十
二年始有臘名遂謂虞不臘矣秦師敗績襄不更
女父以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戰于櫟皆
爲秦後之書之案則試問秦之稱臘稱不更稱庶
長卑竟創于何公起于何世更制于何年何人之
論與議而若然無據但以所見之日爲始則安知
其所立名不更先于所見者而以是爲斷是殷助

始孟子太宰司敗始論語也且臘卽蜡祭見鄭氏
蔡邕諸說卽月令記臘雖自不韋然其中所記無
非周制安知虞之不臘在列國不原有是名者而
欲以一字而斷全經何其愚乎若其他妄說又謂
左氏卽左史古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經爲紀事
傳爲記言左是左史不必丘明則又不然漢藝文
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擧必書所以愼言語昭
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
自古帝王靡不同之而荀悅作申鑒亦云朝有二
史左記言右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此明明以



尚書春秋分別言事以尚書典謨誥命單記詞令
春秋單記事實也若傳則事實詞令均有之誰謂
左傳祇記言者此竊漢志語而又誤解之此胡據
亂証也況左右言動亦大概言之原無一定若玉
藻則又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安見記
言必左史耶況志以左右分言事明指丘明爲右
史爲記事之人如云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
法故與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口授弟子退而異
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
作傳則卽繫定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丘明固右史

也何也丘明據行事論本事非如弟子祇舉言也至崇禎間又有吳繼仕者極左袒季本之說且謂左傳中記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諡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若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歿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若此殊不知前人長年者甚多在春秋時尤甚先儒所以以老彭爲籛鏗也且人生九十零未爲怪事季氏疑左傳爲張蒼作以蒼年長一百餘能記前事也蒼年可長而左丘年不可長更不可解況張蒼同時有竇公年一百八十歲何有于左丘年之九十零者況此皆展轉吹索了無義理不足深辨適有友舉此而頗惑其說因備及之

齊王籍效謝靈運詩甚相似當時稱康樂之有王籍猶仲尼之有丘明

必有忠信如丘二句晉衛瓘讀此以者字斷句焉字屬下句作何字解言何以不如丘之好學也此亦偶然如是原不足據後見監本北史穆綽爲周文帝作六條詔引此句亦無焉字及視他本又不然此不知監本偶遺抑亦他本增入也然不可考矣

不有祝鮀節施愚山嘗曰是書有三疑而有畢竟不是不

有兩作不有一疑也然謂一有一不有世人重佞而輕色則于夫子屢嘆未見好德如好色之說自矛盾矣二疑也且難免者謂罹害也故舊註皆以難免爲害如所云懼不免幾不免者世有幾鮀朝謂無卽不免則六合之外八荒之內有誰得免者恐夫子無是說也三疑也先仲氏曰此寓言也言無希世之資而徒抱美質以游于人鮮有不爲世害者以佞比阿世美比善質直捷明白蓋美而善淫人未有不思疾害之者此與懷美質以希世用正同故曰難免邢氏疏曰宋朝美而淫時世疾之正此義

人之生也直節 人生也直非生理本直也生理本直則罔之生也爲不通矣此生字只作孟子曰生斯世也解謂人之生于斯世與世相接以直道故也若誣罔無直道而猶偃然在人世是倖免耳子曰三代直道而行直道者生人之事舊註以生爲壽終不橫夭雖對幸免言然幸免亦祇免得死耳短長順逆何足知之

觚不觚節 觚不觚者戒酗也觚酒器名量可容二升者其義寡也古量酒以三升爲當五升爲過二升爲寡

而制器者即因之故先設器命名義各有取君子顧其名當思其義所謂名以實稱也今名雖爲觚而飲常不寡實則不副何以稱名故曰觚哉觚哉按禮器有爵散觶角諸酒器名而皆有取義故韓嬰作詩說有云一升曰爵爵盡也二升曰觚觚者少也飲常寡少也三升曰觶觶適也飲之體適適然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但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者訕也飲不知節徒爲人謗訕也者觴亦五升所以明罰雖同是五升而觥觴異稱是禮器稱名其必以義起如此今淫酗之家飲常過多雖復持觚亦不寡少故夫子借觚以嘆之若以觚爲稜則稜非器名即觚亦無稱稜者如謂觚是竹簡則是竹片供書寫者陸機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漢書操觚之士皆薄竹方片可操以寫未嘗有稜也若謂學書之牘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此即原涉傳之所謂削牘而疏者則六面八面俱不記得但此名牘不名觚另是一物蓋觚非牘名即操觚之觚本是竹頭柧稜之柧本是木旁抔借寫作觚耳本字也如以牘爲觚以柧觚爲觚則夫子方欲正名而先誤此字觚

不觚矣至若後世花餅亦有稱花觚者此皆非上古稱名且花觚酒觚並無八面與八角者即其間花文有齒有乳有鋬皆非稜也花觚俗器猶可以杜撰稱名酒觚古禮器也可杜撰乎

或謂史記有破觚爲圜語集註何不引此作據而反以木牘花餅爲証宜其繆也不知史記所云指頑嚚之世廉隅盡剗一若破方物而爲圜物者此如離騷何方圜之能周規矩而改錯語同此謂方圜有更變非謂名實有乖反也彼方不名方則難云方不方矣古文語詞有似是而實非者如此

君子博學于文節

等正須學者考辨之耳

博約是兩事文禮是兩物然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不同何也彼之博此之博約是以禮約文以約博也博在文約文又在禮也先教諭嘗曰解經須識字于文于此文也約之即約此文也之者此也以禮則謂用禮來約之以也者用也故後漢范升傳引孔子曰博而約之弗叛矣夫又曰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以博而約作一句又以博而不約反一句知夫子語意原自如此即從來說書者亦其如此必欲以致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格物克已復禮對待言之此後儒私意耳豈夫子之旨乎

子見南子章

夫子矢之舊多不解孔安國亦以爲此是疑文即舊証解矢作誓此必無之理天下原無暗昧之事況聖人所行無不可以告人者又況與門弟子語何所不易白而必出于是且矢之訓誓別無考據惟盤庚有出矢言何是直言非誓言也

晉樂肇作論語駁謂否是否屈言我之所以屈體如是者以天之厭絶我也但否無否屈之解且矢字亦無義

正義引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此即詩矢歌矢謀之訓祇陳者下告上之詞如皐陶陳謨離騷叩重華陳詞皆鋪張言之謂之布告見南子何事夫子與弟子語何等乃用此告體且先煩記者鄭重記一句大不合

按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當其時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世家記此事于夫子矢之下直曰予所不者竟以否字作不字不必訓詰蓋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爲所不者不見也此詞例與項

虜正同是明明白文並無拘曲千古疑義皆可豁然所若也左傳所不與崔慶史記所不與子犯共皆作若解舊以此爲誓正以所字相似耳

宋孫奕示兒編謂南子是南蒯蒯欲張公室以叛季氏此與夫子欲赴佛肸同意而子路不悅故矢之此仍是以矢爲誓惟恐見淫失而作矢誓涉暗曖也乃欲避南子一名而致稱南蒯爲子聖門記者何便至此

默而識之節

默識三句集註謂謙言無有即出則事公卿節亦謂謙言無有夫默而成之存乎德行見易繫辭傳然亦非異人之事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見子罕篇我學不厭而教不倦見孟子此並夫子所自任者以自任者而忽謙之聖言有倫不至詭悖至酒困數事此庸之又庸者以此作謙則過卑近讇過貶類詐大無理矣故近人有以何有訓不難者如子言於從政乎何有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孟子於答是也何有類但可謂云爾爲公西子說學不厭教不倦爲子貢說皆答詞也今無故而忽自誇一語曰此皆不難則驕言伐德又無是理按鄭康成有云何有于我言無是行于我我獨有之此語又難解大凡何有作無有

解言視若無有前所云於從政乎何有類是也此何有于我則又着當有言故云誰則有于我言不爲我所有故康成急着我獨有之句言此我當自有也彼之何有以何訓無此之何有以何訓誰也

一此非謙詞實勉詞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二節

二節皆見檀弓一曰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一曰弔於人是日不樂皆與論語文同雖不實署夫子名但禮經出于七十子之徒多引夫子事此即以夫子之事爲禮者特不樂樂字即作樂之樂與歌字同不音洛字若云餘哀未忘則音洛矣然餘哀未忘猶是詎不歌之由固是無礙至小註引新安陳氏謂是日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也此則本檀弓文而歌字與樂字竟分見者然語滯矣伊川歌則不哭固非是然曰歌可哭哭不可歌則又不然哀樂同是情無可偏執儻出弔之後偶奉儐命則宴饗贈答固亦非哭可謝者且子但哭不歌耳何曾云哭不可歌耶一月大音與三月各出焉得形誤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

集註引劉元城說謂加是假字五十是卒字以一字誤分兩字者按加我數年見史記假

# 論語稽求篇 四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初晴 稿
何垣紫庭 凌紹顧繼滄 較

三月不知肉味 三月程子謂音字之誤見大全小註不知此本唐韓退之說而程子遵之甚唐人論語多異字如字予書寢置其杖而芸類若此字則史記明云聞韶音學之三月是音與三月各出焉得形誤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 集註引劉元城說謂加是假字五十是卒字以一字誤分兩字者按加我數年見史記假



解言視若無有前所云於從政乎何有類是也此何有于我則又若當有言故云誰則有于我言不[illegible]有之句言此我當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作借解與加通義然其下文未嘗有卒以學易句也何平叔謂夫子五十知天命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恰是五十正義謂加數年方至五十指四十七時乾鑿度謂五十正夫子受圖之年此皆過鑿無理若朱子據史記孔子六十八贊易漢儒林傳孔子晚年好易謂必非五十則不知好易贊易非學易時也幼習六藝便當學易何況五十五十先學易而七十復好易贊易未爲不可不然夫子序書刪詩定禮皆在六十八時謂前此于詩書禮並未嘗學可乎

或謂五十字可疑者三一謂夫子贊易據史當在六十以後五十不合一謂五十非桑榆之歲何必曰加我曰借我一謂學易無時候不當指定五十據前所云則學易贊易是兩時事其年分不同已略可見矣若後二說則可疑者自在也曰人第不讀書耳按六藝之名自昔有之不始夫子故劉氏七略中有六藝略即古六經也六經以禮樂詩書春秋爲五學而易則總該六藝之首無時不學故漢儒以易比天地五經比五行藝文志所云易與天地爲終始五學猶五行之更遞用事是也但古

之學者自十五入大學後三年而通一藝三五十五年至三十而五經已立五經立則五學已具嗣此可以仕矣故四十五十爲强仕服官之時非爲學時也夫子三十五即游仕齊魯間五十而爲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餘猶思學易所謂易則無時不學者蓋思借此入官之年爲窮經之年故曰假曰借曰五十此鑿鑿不可易者若六十以後則夫子是時將五學六藝俱爲刪定繼往聖以開來哲何止于學古者五十以後不復親學故養老之禮以五十始



如五十養卿六十養國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五十杖家六十杖鄉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是四十五十本親學與養老一太界限故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蓋五十以前尚可爲學五十以後無復學理所謂六十不親學明明指定也孔子六十二始刪詩定禮并作十翼而陋儒妄謂七十始學易此皆不學人所云豈所望于解經者耶

內則古十三學樂誦詩十五以上學射御二十以上學禮博學不教三十猶博學無方至四十而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矣故曰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此爲學與入仕之次第也故學以五十爲斷至五十而老至不學矣故曰養老之禮自五十始夫子不知老將至衛武公耄而好學此非常例不足難也如三十壯有室將無過此絶婚娶乎又學記曰十五入學以後必間一年考校之故自三年五年至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則約有二十四歲始此考校之年與爲學之年又不同

然則劉元城所言果無據乎曰何據宋人好作僞好改古文初時人亦以爲非無何而同時之人即引作據如鄭樵刪禹貢初以爲不然而旋據以解江漢阮逸造關朗易傳明知僞作而即據之証河圖洛書此宋人習氣最可笑者盧荷亭嘗云五十爲卒自漢至宋註論語者非一至劉聘君始爲此言則前此諸儒必依文註解明矣乃以數千年依文註解之書而屈而就之一時一人之言而至今相安恬不爲怪何也曰習熟也向使爲集註者本依文註解而今有人焉改曰五十爲卒則人不共唾而斥之也乎此言良然先仲兄與三曰魯魚亥豕必其字形俱相類者故曰形近致誤卒與五十不近也案說文五者互也从二从乂謂陰陽交互于二大間也卒者隸人給

事名也古以染衣題識故从衣从十謂衣飾有異色也則試以今文觀之五字與衣字相近乎否乎即因而觀古文⊠與仌相近乎否乎母亦宋後陋儒習見草書有草卒字者以卆字合九十爲文九字近五故以云則自春秋及兩漢又有草書古經可藏之壁而傳之人者此又一艾子也

子所雅言節 雅言作常言解無據詩書禮爲六藝之三凡學人入學皆言之何待夫子曰常言又曰常言耶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正言者謂端其音聲審其句讀莊重而出之與恒俗迥別謂之莊語亦謂之雅語詩書固如是即所執之禮文亦如是此與祭遵雅歌十式雅行袁粲雅步何武傳雅拜一類鄭康成謂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避諱此第舉雅言中字音一節耳若孔氏所云正言不止于是又正義謂舉此三者則六藝可知此又轉推之言

文莫吾猶人也節 何晏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今言文不也則意文莫二字是當時成語然不得其解即邢氏疏義亦但以無文解之曰吾之無文與人同而已矣仍不明白爲何等語及觀晉書欒肇作論語駁有

云燕齊之間謂勉強曰文莫則明明有文莫二字爲成語實証又陳駁雜識云方言侔莫強也凡勞而相勉若所云努力者輒曰侔莫則文莫文無文不侔莫總屬成語亦總屬勉強之意故曰文莫則吾亦猶人猶言吾亦努力但勉強無當以視躬行之君子則雖欲得之而猶未耳此專言行不言文舊註謂無文集註謂有文皆非也或曰莫無也作得毋解則仍逐文立義矣雖詩無以下體亦有作得毋解者然莫與無則又轉一訛耳

爲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也

言任人致治不必身預所謂無爲而治是也若謂視之若無有則是老氏無爲之學非聖治矣袗衣鼓琴可藐視天下可藐視耶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舜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于朝小人不爭于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何與之有

王克論衡云經云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已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是漢後儒者皆如此說且此直指任賢使能爲無爲而治之本正可

破王何西晉老氏虛無之學觀者審之

大哉孔子節 博學而無所成名非惜其無名也鄭康成謂此邦之人美孔子博學不成一名故夫子以謙承之所謂不成一名者不是無名言非一技之可名也故正義曰言不以一名止則欲執一名無如射御故夫子謙言執御其說自明自後儒誤認無成名爲無名脫一成字雖亦有不成一藝之名語而論辨不清遂疑博學是美無名是惜其于大哉一頌俱抹鄒矣而史王僧辯爲梁元帝作勘進表有云博學則大哉無所成名博學

太宰問于子貢 太宰是吳太宰詎曰或吳或宋未可知也則不然史記哀三年孔子過宋遭桓魋之難是時焉得有太宰往來之事惟吳太宰則哀六年公會吳于鄫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與子貢語其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與子貢語則爲吳太宰確公然可知或曰哀六年吳侵陳陳亦有太宰郤與大差問答見檀弓是年夫子正在陳而子貢隨之所謂從我陳蔡是也則或此是陳太宰亦未

可知弟吳太宰名嚭而檀弓陳太宰亦名嚭似乎此中有誤者若後此哀公如越季孫因太宰嚭而納賂則越亦有太宰嚭且勿是此人但此時子貢不往則此太宰應在吳不在越又公然可知

苗而不秀

苗是草之始生者不專指穀說文草生曰苗是也此并不指草專以始生作苗字解與秀實一類劉昭曰論語苗而不秀苗謂早夭秀謂成長其以苗爲早夭者以止于苗也范史作章八王傳贊曰振振子孫或秀或苗

楊子法言云有而不苗者吾家之童則以苗爲始生苗較始生又後一節此或不必然然總是生成節次不是草名

唐棣之華章

按唐棣二節舊本與可與共學節合作一章其又加子曰者所以別詩文也但其義則兩下不接頗費理解惟何平叔謂偏反喻權言行權似反而實出于正說頗近理然語尚未達予嘗疏之云夫可立而未可權者以未能反經也彼唐棣偏反有似行權然而思偏反而不得見者慮室遠也思行權而終不行者慮其與道遠也不知無慮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遠之有益行權間所以自立而反經正所以合道權進于立非權不可立也魏遺老身爲三公而卒預晉禪心嘗愧恨雖不奉朝請不立殿陛而終不自安故于臨殁時遺言嘱後使不渝濯不含斂不沐棺槨不起墳塋家人不送喪祥禪不饗祀雖不用古法而反經行權則合于道故既以孝弟信讓遍嘱之而終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取唐棣是篇以反作正之一証也漢尚經學即休徵盛德不以學見然猶能引經酌古一準師說如此今人德不及休徵而言學則鹵莽自用動失古意盡亦取是文一再思之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此正本夫子偏反喻權之意且亦非漢後私說在前此已有之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者也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反經之語實始于此其後相習成說著爲師傳然皆本夫子是語如後漢周章傳云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經者也北周宇文護論云孔子云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六季儒說相仍不改惟唐陸贄論替換李楚琳狀有云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秤也權

者錘也故權在于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于事則義之輕重不差若以反道爲權以佐數爲智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此不過一時一人有爲之言而宋人一聞其說便羣遵之遂謂權卽是經反經卽非權據贊本論以權衡立義亦正是相反之物衡者平也錘者垂重之器也然不垂重則衡不得平衡者正也錘者偏掎之物也然不偏掎則衡不得正謂垂重偏掎所以求平正則可也謂錘卽平正非垂重偏掎之物則不可也若謂權卽是經是錘卽衡矣故淮南子曰溺則捽父祝則名若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惟以捽父名君爲非常之事故惟于溺與祝時一偶施之而使如宋儒者出曰捽父卽常不是反常名君卽經不是反經則將不溺不祝而父可常捽君亦可常名也而可乎哉

毛詩不思其反反是不思陽阿嫉邪詩反是不思維塵及矣肯未之思也之証若相反之思則王符潛夫論有云夫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然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

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習者棄短而取長則才可致賢者激濁以見清則士可用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以貴賤好醜長短清濁相反而實相成處見思反之意

（不時食）集註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食之傷人夫世無稻黍李梅不成熟而可食之理雖非聖人亦不能食生穀啖妖菓也若漢谷信臣傳云不時之物有傷于人不宜以奉供養後漢鄧皇后詔引論語不時不食謂穿掘朽芽變蒸強熟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此單指蔬菜之類如冬月生瓜方春薦蓼今北方人皆能之並無五穀菓實可令強熟者且強熟即熟亦非不熟也予謂此節以經解經當如禮運曰飲食必時指春秋朝暮之節仲尼燕居曰味得其時謂春秋朝暮又各有所宜之物故舊註以朝夕日中爲三時而由此推之則如內則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類又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類又如春宜羔豚膳膏薌秋宜犢麛膳膏臊冬宜鮮羽膳膏羶類又如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類此爲正解蓋飲食之節原是禮經以

禮解禮以經解經庶幾無憾若謂上文魚餒肉敗皆傷人一類不成不熟以類相從則下文割不正亦傷人耶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寢衣者寢時所衣即被也孔安國曰寢衣今之被也說文曰被寢衣名則是寢衣即被彼此互見乃狃一衣字而妄謂祭時所衣誤矣間考三禮及列代禮志祭服並無寢衣一名且其製不典無可考據古禮衣長毋被土且連裳爲之續衽而鉤邊今不知有裳與否乃以身半之衣繚屐足下既不能衣之就寢然寢後又不可衣于是無解事者謂長祇半身是半截之衣如裹衣然不知古經有字俱作又字如泰誓十有三年伊訓十有二月類長身有半必長身而又半之非裁及半而止者此不學人所言杜撰之由又杜撰不足道也

然則誰無寢衣曰必有何也曰必有寢衣之長一身而又半者寢衣所同長身而過半則于所獨也此猶上文褻裘長短右袂褻裘所同褻裘而短其右袂則于所獨也短袂適用長被適體一短一長皆屬異事故兩節連記之今註誤解寢衣反以爲前後不接竟欲移此節于齋必有明衣布之下且

云明衣變食以類相從褻裘裘狐貉亦以類相從則夫褻裘褻服何以不類從羔裘玄冠緇衣羔裘又何以不類從耶

或曰既是衣字必有衣形則大不然古衣字即是被字康誥紹聞衣德言即是被德言繫詞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即是被之以薪不觀說文釋衣字乎衣者依也象覆二人之形夫世有一衣而可覆二人者乎一衣覆二人非被乎然則衣被何以分曰衣者晝之被被者夜之衣也惟晝被專稱衣故夜之所衣必加寢字以別之此則釋名之顯然者



疾君視之東首集註東首受生氣也此又襲鄭註而誤者按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是平時臥寢無不東首者惟大禮易衽如弔禮御衽于奧則北趾而南首是也老者更臥如曲禮少事長上請衽何趾內則子婦事舅姑亦請衽何趾是也君若來視疾則論語與儀禮及喪大記皆云寢東首是不問遷臥與否必令東首者以室制尊西君尚入室則必在奧與屋漏之間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而君之意並非受生氣也疾在平時當受生氣會面君而受生氣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加朝服拖紳喪大記云徹褻衣加新衣舊註徹去褻衣而加新朝服于其上正指君來視疾一節則是禮固有之故鄉黨雖記夫子禮儀而通禮亦然如曲禮立不中門不踐閾車上不妄指袗絺綌不入公門檀弓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朋友死於我乎殯玉藻有疾風迅雷大雨則必變瓜祭上環君賜之食命祭然後祭先飯辨羞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郊特牲鄉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士喪禮寢東首于北墉下類

雖蔬食菜羹瓜祭

孔註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疏曰祭謂祭先也即先世爲飲食者按玉藻曰唯水漿不祭以其太薄也又曰瓜祭上環以其切圓也觀此則瓜祭二字是以瓜爲祭本薄祭之有名者故與蔬食菜羹連言之若云雖蔬食菜羹與瓜之祭謂皆薄祭耳孔註三物則蔬食菜羹不止二物固爲非是若改瓜作必則并此兩經並見之禮祭而盡蔑之矣解經者豈宜有此

朱註所引陸氏即陸德明也德明作釋文極其誣罔如此必字謂出魯論則何氏集說正魯論非齊

論也何親較魯論纂集衆說並是瓜字而陸氏唐人乃忽作是說豈非大謬按南史顧憲之終制引魯論云雖菜羹瓜祭必齋如者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彼所引魯論亦不是必字

#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又初晴稿
楊臥柳堂何倬炎卓人較

## 論語稽求篇 五

德行節 史記弟子列傳于受業身通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下即接德行顏淵至子游子夏三十字則此一節本統記七十二人中之最異能者非從陳蔡人也從陳蔡一時顛沛焉得奇才異能皆與其間可以分門列部如此況此時伯牛閔騫輩俱不可考即冉求一人明明于哀公三年爲季康子所

台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其時冉求正仕魯至哀公十一年尚爲季氏帥師戰濟見于左傳則此一人顯然不從陳蔡者故康成以爲此節與前節不連爲一章而皇氏亦云各爲一章所爲皇氏者隋周之間江右傳古學者有賀循賀瑒崔靈光皇甫侃等唐儒引經多稱皇氏此其言必有據者若云曾參有若何以不及則此節所記未審爲夫子口語與弟子筆記經貴闕疑不必鑿鑿也

舊本德行上有子曰二字史記冉伯牛傳亦云孔子稱之爲德行

桓寬鹽鐵論云七十子有名列于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亦以此節爲七十子有名之人不屬陳蔡時言

孝哉閔子騫閔子騫節

說書家有謂孝哉閔子騫一句正是人言而夫子述之謂孝哉一言人與其父母昆弟俱無間然初聞之甚以爲當且呼字亦有謂但人不間言謂是父母兄弟稱其孝友而人無異詞此係朱註新說從來不如此以朱子新說而又襲之解首句呼字

之意則新之又新反于聖經嘉嘆門弟子大旨涉于佻巧恐未必然按不問句有二說後漢陳羣係陳仲弓之孫其釋此有云閔子行孝動靜盡善人于其父母昆弟間所言無可非間此言閔子言善人自服之此一說也又范升九歲能通論語其奏記王邑有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劉昭証此謂閔子行孝父母昆弟皆化之故人無毀言此又一說也據韓詩外傳稱閔子後母虐視閔子父欲出母而閔子留之其子父母昆弟間不無可議故舊解如此陳氏數世孝友范升一代儒術其兩說雖不盡同然俱有義理不然只一言字亦知其所言何事而曰無異詞是必加以稱其孝友四字則又添出矣從來人無間言皆作非間解無作間異解者善無異詞惡亦可曰無異詞是必上文先有善惡大意而後可以無異承之若空言無間則假如禹無間然可曰無異然乎今人熟于朱証急難理辨試平心探討未有不呼然驚廢然返者此不可有先見存也故細繹集証或庶如俗說以孝哉一句屬之人言則下無異詞不必添出特佻巧耳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孔氏謂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後不可徒行謙辭而正義謂孔子五十六爲司寇顏淵之卒孔子年六十一是時已去位杜預所謂嘗爲大夫而去故言後是也孔氏注時爲大夫不知所據獨先仲氏謂從大夫後與爲大夫後不同不問在位不在位即陳恒弑君章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明明在哀公十四年夫子去位之後亦不是爲大夫後蓋從者隨也與爲字迥別隨大夫解作做大夫謬矣此因夫子謙德不欲明言爲大夫故曰曾隨大夫後大夫有車則前乘車後徒行不可此與陳恒章曰曾隨大夫後不敢不告統是一義不然哀公三子豈不知子是大夫必曰吾曾做大夫耶

顏淵死時在孔子去位之後此不必言但伯魚之死亦有言在顏淵後者據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早死家語亦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死（舊家語本原是三十一歲坊本訛作二字今俗傳三十二歲謬也攷索隱史記証夫子六十一歲顏淵死集解正義亦云顏淵卒時孔子年六十一若三十二歲則孔子年六十二矣）據史記則三十加二十九在夫子當五十九歲據家語則三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加三十一在夫子當六十一歲夫子五十六爲司
冠行攝相事是年卽去位則五十九與六十一總
在夫子去位之後所云不必言者此也獨是伯魚
之死據史記當在夫子七十歲時距顏淵之死已
九年所矣與論語所記鯉死在前不合予嘗參校
諸書知其間原有誤者顏淵之死斷不在夫子六
十一時何也夫子五十六仕魯在定公十四年然
仕魯去魯亦總在一年之間自此適衞適陳凡兩
往返而復至于衞實爲哀公之三年是年夫子已
六十矣明年自陳適蔡爲六十一又明年自蔡遷
葉爲六十二又明年去葉返蔡爲六十三然而是
年當陳蔡之厄爾時子路慍見子貢色作匪兒之
歌獨顏淵能解之則是夫子六十三時顏子依然
在也卽自是以後自楚返衞自衞返魯凡論語所
記顏子言行可與世家參考者則多在夫子六十
以後七十以前豈有其人已死而尚見行事且載
其語言者嘗考顏淵之死公羊傳及史記世家所
載年月則實在哀公十四年春狩獲麟之際夫子
是時已泣麟矣而顏淵子路同時俱死因連呼喪
予祝予而有道窮之嘆則是顏淵之死在夫子七

十一歲非六十一歲在哀公十四年非四年其間舛錯所爭確確以十年爲斷則必弟子列傳所云少孔子三十歲者原是四十之譌而史記一傳寫家語又一傳寫遂不能辨向使改三爲四則顏淵前後蹤蹟俱無所誤而以此考伯魚之死則剛在淵死之前按家語夫子年十九娶宋之亓官氏又一年而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在夫子已二十歲矣史記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已二十加五十正當夫子七十歲爲哀公之十三年是魚死在七十歲淵死在七十一歲先後相距祇一年鯉死之



諭引痛正切如此則論語所謂史記家語諸書可據孔氏不必譌王肅不必疑矣若闕里志載孔子六十九歲伯魚卒時哀公十二年則考究不精誤遲一年而明儒薛應旂作甲子會記載戊午年孔子六十九歲伯魚卒顏回卒則欲記魚死在回前而無所考証妄爲湔祓且沿闕里志并孔子年譜之誤如此又何足記也

屢空

數至空匱宜當時不容匱耶宜不宜空我師作不宜窮我師解古貧窮本二義而時俗通語即呼貧爲窮此正本空字而兼其義者

益家有虧匱身有缺乏歉也亦貧也生計無去路窮也家歉無曰蕨生計有時絕故曰屢空後漢賈逵傳帝謂馬防曰賈逵毋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將從孤竹之子于首陽山矣觀其用屢空二字而加無人事于外一句正窮之義子在陳絕糧子路問亦有

窮子曰君子固窮窮字正同

克己復禮爲仁馬融以約身爲克己從來說如此惟劉炫曰克者勝也己者身也言勝己之私也此本楊子雲勝己之私之謂克語然亦謂勝己之私必于己字下添之私二字未嘗謂己即私也集註以己爲身之私欲亦不純以己註私而承其弊者涸曰私致字書註己作私引論語克己爲証則誣甚矣毋論字義無此即以論語言人無二己現有爲仁由己己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且克己亦不必是勝己私也夫子是語本引成語春秋昭十二年楚靈王問祈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夫子聞之嘆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據此則克己復禮本屬成語夫子一引之以嘆楚靈一引之以告顏子此問無解而在左傳則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己

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已者自也何嘗有已身私欲重煩戰勝之說故春秋莊八年書師還杜預以爲善公克已復禮而後漢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克已引愆顯揚側陋謂能抑已以用人仰北史稱馮元興卑身克已人無恨者唐韓愈與馮宿貶抑之義故云則是約已自尅不必戰勝乃可添私字也

後漢陳仲弓誨益曰觀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已反善別以克字作尅字正以掊尅損削皆深自下直作卑身作自下解若書故至此以來克已自下

天下歸仁焉

歸仁卽稱仁與上句爲仁爲字同若云效甚速而至大則嫌于歸來矣禮記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則百姓之歸亦祇是名謂之義此眞善于釋歸字者先教諭云天下歸仁極其濶大要之只是稱名之意漢長安令楊興說史高將軍誠名置幕府學士歸仁後漢和帝皇太后詔稱太尉鄧彪海內歸仁爲羣賢首言不亦甚夸大然而不兼于僭悖者祇稱名也若稱名則并不言效亦得矣

盡徹乎

徹與助無別皆什一法其改名徹者以其通貢助而言也朱註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八字不知出自何書公然註經以行世猶且自爲疏曰徹則八

家並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私取其八又曰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未可知也此等說皆可怪之極按春秋宣十五年傳云穀出不過藉所云藉者正是助法杜預所謂借民力以耕公田穀祿所出不踰此數故曰不過此正孟子所云助者藉也之藉則徹仍是助故當時亦即以藉名徹即公羊穀梁亦俱曰什一而藉並無他義若其名徹之意則後漢陸康傳曰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舊註引鄭康成說亦只云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惟周禮匠人註引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語謂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又云合郊內郊外而通其率爲十取其一則徹之爲通亦只是通貢助通內外與通行天下諸通字立義已耳若通力計畝則公私內外皆可不立夫畝終同皆可不設但通九百畝作一區而治之收之可已孟子所云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田同養公田何居豈孟子所言皆商制與且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所云非者謂責而罪之夫惟公自公私自

私不通耕作故公稼不善得以罪民私稼不善得以罪吏若通力合作則公私無別既無稼善不稼善之殊而計畝而分又安見公仍還私須罪吏乎且漢後儒說或涉影響若春秋左氏公穀與孟子則皆周人北孟子即經也孟子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又云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亦惟耕力有不齊收獲有差等故以云使通力計畝則耕時何不足收時何不給合作則夫無上下均分則食無多寡矣此眞礙理之甚者若此等雖非杜撰亦不可也趙岐註孟子云民耕五十畝者以七畝作助公耕十畝者貢上五畝曰貢徹者通十畝以爲賦曰徹則法此與春秋傳孟子及諸儒之說又不同

樊遲未達至末先教諭曰樊遲未達知也謂知當不止知人也舉直錯枉能使枉直知人若是其大也舜易視也遲向子夏述其語仍疑知也謂知必不止舉錯也富哉言乎富者廣也大也仍曰舉錯如是其大也舜易視也蓋遲未仁知誰問而未達以後則專問知故曰鄉也吾見于夫子而問知從無知可妨仁仁是全知之說學問多對待總不相妨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不必礙惡舉不必礙錯原未嘗于仁知各見處設調停也若謂不仁者遠便是說仁毋論行文偶及不宜錯認九經親親非親親爲大之親而卽以兩賢論一則未達者妨仁也忽并已所未達者而亦忘之而單曰問知一則所聞者問知也如鬼如神便能知問知之外必不止問知而當復有仁一過于寅頑一過于神靈一則忘已在一則識未來恐二賢生質其相去不至如是

先之勞之章

先之先民也勞則勞誰乎先仲氏曰經凡之字俱有所指孔安國解此謂先導民以德使民信之夫然後從而勞之則兩之字俱屬民解且此是聖門習語如夫子贊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是也若無倦另是一意先勞是不迨于始無倦是不懈于終一不銳往一不怕歸一不苛于民一不怨于已更不必兩作粘合說亦甚妥但孔氏于無倦節則又屬先勞解謂行此上事無倦則可且舊解亦多如此如晉武帝泰始四年下耕籍詔有云先之勞之在于不倦可驗

必也正名乎

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不知何據竊謂其事可

疑有未易遽論定者按春秋定十四年爲衛靈之三十九年衛世子蒯聵得罪南子出奔宋至哀公三年爲衛靈四十二年衛靈將卒兩命立子郢郢兩辭之及卒而夫人南子仍以公命立子郢郢曰有亡人之子輒在因立輒乃輒甫立而晉即納蒯聵于戚戚者衛地而衛人拒之是時夫子適返衛其子弟如子路子貢高柴靠又適俱仕衛衛侯欲得子爲政故有此問然考其時晉納蒯聵在衛靈告卒之後尚未告葬即或夫子至衛時在告葬前無書告祔告祫及作主入廟諸文其禰靈與否非所預聞如謂旣葬之後卒哭作主必將遷靈于禰廟而奉祀之故不父蒯聵而禰祖則卒哭作主但祔祖廟必三年吉禘祧高別寢然後遷新主于禰此時之禰猶是靈公所祀之襄公也在靈無禰名其不必正名固也且夫不父其父者非謂其繼祖而易以名也從來祖孫傳重不礙稱名成湯旣崩太丁與弟皆未立而死則太甲以孫而爲湯後然不爲無父周平王太子洩父早死則桓王嗣立越洩父而作平王之後然不爲不子故鄭康成註儀禮有受國于曾祖者謂

君之子早死或有故不立則孫受國于祖若兩世有故不立卽受國君是以國君傳重有稱爲父後者有稱爲曾祖後者有稱爲祖後者夫既稱爲後則必越祖父而直繼之誰謂祖孫相繼便屬非分蓋天下有一定之名祖孫父子是也有不定之名而仍一定者高曾祖禰是也嘗考周制生倫有世次國語所謂工史書世者謂書其世系而次第之祖不得稱父孫不得稱子此定名也而至于宗廟之禮則有廟次國語所謂宗祝書昭穆者則以天子諸侯立高曾祖禰四親先有其名以立廟而廟名一定則又隨後君之入而隨予以名假如入考廟而爲皐者則皐亦名禰魯僖嗣閔卽禰閔雖兄禰弟勿顧也入考廟而爲尊者則尊亦名禰桓王嗣平卽禰平雖越太子洩父勿忌也然且出此名順春秋名從祀反此名逆孔子譏季文子縱逆祀躋乎此卽名叛公羊名叛祀此豈人之無良忘尊親而廢禮教哉以爲廟有定名雖欲正之以世次之名而有不可也乃以不定之名褻之以一定之實而名仍有定世信以爲孫既禰祖卽稱祖爲父也哉太甲奠殯而

即位以禰成湯然書稱祇見厥祖其爲祖名如故也桓王禘平王于廟秉鬯事禰而詩稱桓王之妹爲平王之孫其爲孫之名未嘗亡也是以左傳靈公謂公子郢曰余無子是靈不以蒯聵爲子也然而國語稱納蒯聵時聵禱于軍中曰文祖襄公昭考靈公則蒯聵未嘗不父靈也然且哀十六年聵甫返國即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則不特父靈且并南子亦母之若聵之子輒則渾良夫謂聵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是子輒也輒之父聵則藉圃之難輒將出奔時蒯聵已死拳彌勸輒曰不見先君乎是父聵也然且哀十六年蒯聵入衛而旋見弒于已氏至般師子起兩經纂立夫然後輒復返國謚聵莊公奉聵于禰廟而祇事之越七八年乃又復出奔而客死于越是輒固嘗禰父者其前此禰祖以父未立也父未立則父也非禰也名有然也後之禰父以般與起未成君而父成君也父成君則君也禰也而實考也考廟即禰廟父死稱考名有然也故輒之得罪在拒父不在禰祖而人之罪之當責實不當正名自正名之說起世遂有以祖禰爲可易者先禰而後祖躋僖而降閔見春秋毛氏傳

漸有攙未立之君而入太廟如明世之祀興獻稱睿宗者世宗以生父興獻王入廟加廟號見明大禮議此不可不察也正名之說起世遂有以父子之名爲可易者襄仲之子繼襄仲之長子而稱兄爲父稱父爲祖東門襄仲死宣公惕氏仲經書仲遂卒于垂是也其後季文子逐襄仲嬰齊繼之公羊昧賜氏仲嬰齊之故誤謂嬰齊氏仲必稱父爲祖故以王父字爲氏遂致大謬致宋濮王明興獻皆請改皇考之稱而稱皇叔父以至大禮決裂千載長夜者見子駿正大禮議此不可不察也

然則正名何居舊証引馬融曰正名者正百事之名也考祭法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而漢藝文志謂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辨名所在不可苟爲鈲析且從來有名家書如鄧析尹文子公孫龍毛公諸篇尹文子與宋鈃游齊稷下毛公公孫龍同游于趙平原君家俱以堅白同異辨名義爲辭此則名家之說之所由著也若漢後儒者猶尚名說曰名物曰名義曰名象而浸尋失眞至晉時魯勝註墨辨一書深論名理謂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辨經以立名本而荀卿

莊周輩皆非之然終不能易其論也其序尚存晉史約四五百言極言隱顯虛實同異眞似之辨毫釐纖悉皆有分劑其文甚著則是稱名之名祇是一節而凡事爲無非是名如禮人名不以國以子其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此稱名之名也若百事之名熊氏謂名不入於口者七日是過禮也雖名爲孝而不可明言以爲法故禮不興後漢薛宣子兒爲博士所毀而廷尉與御史中丞議罪不確有云孔子云必也正名名不正則刑罰不中此則事名之見乎禮樂與刑罰者況春秋以義正名北狄國興師如討貳服叛收奪報怨之事皆須有名故宣二年秦師伐晉報其無名之侵僖四年齊侵蔡伐楚當時稱其有名而檀弓吳侵陳夫差謂行人儀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其謂之何是兵戎大事其關于正名者尤急意者夫子返衛則適當衛人拒輒彼此媾兵之際而案以春秋大法正名定義謂之拒父不謂之拒父此固考辨所最急者故曰正名若名不正以下則又泛言百事之名以折之蓋拒父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事弟使隱悟不可名言耳
或謂拒父與師其不正之名顯然在人有何疑議
而猶待爲之正之不知此時拒父實有名言之未
易定者當哀之二年出公既立而是年是月晉卽
以趙鞅率師納蒯聵于戚衛人以爲蒯聵不子既
得罪先君而又乘先君未葬興師入冦義不可納
故奮然拒之而春秋書法亦復以爲輒不當私順
親心納父不拒蓋古有孫從祖之文且廟制明白
爲明穆自爲穆不當從父命而廢王父之命故穀
梁于蒯聵納戚傳曰納者內勿受也勿受者輒勿



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
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勿受以尊王父也公羊于
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傳曰曼姑受命于靈公而
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蒯聵無道靈
公逐蒯聵而立輒輒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
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于
子也言用祖命拒父正是父道之得行于子處
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當時衛人譁然以
拒聵爲能事其父正是君之得行于臣處
拒聵也并不曰爲輒拒父而曰爲靈公拒逆雖聖
立君是王事讓父是家事爲祖稷重而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門弟子皆以爲然子貢使見子路結纓悟不爲怪故子路子貢並有爲衛君之問惟夫子隱以爲非在爲衛君章風其退讓在此章則示以正名所謂正名者正欲辨其受命之名拒父之名也何也蒯聵固未嘗受命于靈公者也據春秋靈死之歲曾謂子郢曰將立汝郢不對他日又謂之郢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然其時又曰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此言君立後當以禮與夫人卿士同之今君命私命耳祇取辱也是當時立郢之說尚是私命更無他命輒可知及靈卒而夫人亦曰君沒于吾手若有命郢必聞之是靈雖命郢終是私命故郢直得以不聞命辭之既不命郢則更無他命又可知于是郢以已意讓瞶子曰且亡人之子輒在然後立輒則所謂輒之立受之王父者毋亦有未然者耶則所謂輒受王父命不當受父命者毋亦有未確者耶則夫爲先君拒逆王可廢親國亦可廢家者毋亦有可疑而不可盡信者耶夫如是則師出以名拒父與其不謂之拒父之師與此皆夫子所急欲正之而不敢明言者若夫公羊所云石曼姑受命

于靈公而立之則夫人三揖指未與聞豈有南子不受顧而曼姑反受顧者此因春秋記曼姑之名而故爲餙之非實錄也蓋衞自哀公二年至十四年蒯聵入戚而衞人拒之其相持之久至十二年所而夫子以哀公六年返衞則此時名義未決正須辨定故夫子以正名爲先誠是要事此則度之時審之勢質之義理証之諸經傳而斷斷不爽者若猶未是則請後之好學者併駁正焉

夫子爲衞君竟從來亦不得解但以父子爭國與兄弟讓國相比較雖常人猶知之何待由賜正以



王父命與父命比較王事與家事比較則急難明耳蓋齊受父命輒受王父命輒未嘗畏齊也畏遵父命蒯聵不遵父命是蒯實畏于夷也夷讓齊亦讓是讓當在蒯也蒯爭輒亦爭是爭不先在輒也況叔齊之讓祇重親私衞君之爭實爲國事蓋親不敵王家不廢國萬一夷齊並去而二人相對惟恐國事之或誤而稍有怨心則必爲衞君而不謂其並無怨也如此則二賢之問當鋒對而解悟提主客隱顯極爲可思然且二賢終不去衞一爲之使而一爲之殉則當時之爲輒而拒蒯爲何如者況

衛人也

集註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此是六年所云十年亦非是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又僧開 稿
遠公驥聯遠宗姬潢 較

## 論語稽求篇 六

冉子退朝章

集註有正名分抑季氏六字既以私朝爲僭妄而又以爲大夫議政但當與同列議公朝不當與家臣議私室故作爲不知而篤言其事說似可信然國語有云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此言天子諸侯有內外朝也其所以分內外者以外議民政內議國典神事者祭祀之事

卽典禮也又云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此言卿大夫家有內外朝也其所以分內外者外朝與私臣議公家之政事故曰業官職內朝與家臣議私家之政事故曰庀家政（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則是季氏本有朝焉內朝子將庇季氏之政焉）季氏之朝原可以議國政并議家事而爲之家臣者則祇得訾私朝而與之議政議事謂私家不當有朝謂議國政者當在公朝不當在私室俱謬矣

然則夫子何譏焉曰譏其議事之久也蓋朝不可晏朝見曰朝夕見曰夕又周禮大宗伯註朝猶朝也欲其朝之早也朝而晏則議事久矣久則多事矣故冉子推以政而夫子直指之曰其事也若果政則吾亦國老猶將暫聞暫聞之不得而議之若是之久乎此明白正大之語並非寓言（先仲氏云禮公事不私議謂不議于大夫之外朝祇議私室則不可耳若諸侯公朝則冉子陪臣焉得入而議事乎）

凡朝無晏退之禮晏則必問國語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正同並無正名分意

公事曰政私事曰事原有分別何晏謂政事通言但隨事大小而異其名非是左傳昭二十五年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預曰在君爲政在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爲事。又北魏帝問高閭論語稱冉子退朝曰有政子曰其事也何者爲政何者爲事對曰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綜也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曰丘不識也三問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此卽與閭之証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又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人凶凡前後所引皆卜筮之事故曰不占而已不占者正言不可爲卜筮也則似巫醫爲卜筮之誤易卜筮二字則不占句更較明白然此皆經証偶然無所深繫之言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舊註原以說字作悅字解集註所用固是舊註特漢儒復有一解謂說如字卽言說也先聽齋講錄曰此以言說定事使也夫在下爲事在上爲使下欲事上必先覩上之易使而後我事之難易以定顧事之難易全在言說難言者必易事易言者必難事此一定之理也而在上之君子小人分焉君子于人必厚重緘默不輕說人

短長卽上下相對亦不輕爲問詢言說苟于義分不宜說有相對終日不出一字者似乎深沉不可測而使人平易絶無苛求故曰此易事者也若乃小人相對喋喋然論議鬨發又易于遁導卽左右慰諭亦且備極甘苦非義分所當說亦說之而一經使人便苛求不已此則極難事者其文會引入四書模中若曲禮禮不妄說人鄭康成註云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亦引此文爲証但近佞媚難解惟孔疏云此引論語文又云禮動不虛說凡說人之德則爵之說人之寒則衣之若無爵無衣則爲妄說近于佞媚也此爲以言語諂人以指使驕人者言雖與先聽齋講又不同然其爲言說則一也說書貴有據此則別說而頗有據者故并載之



集註謂此篇疑原憲所記以憲字子思此不稱思問而稱憲問自謙故也但記者例稱字然亦有偶稱名者如篇中南宮适問孔子季氏篇陳亢問于伯魚子罕篇牢曰子云類據史記适字子容家語亢字子禽牢字子張則皆稱名可驗也又他宰予晝寢而求也爲之聚斂皆記者文若憲則他書

記事亦多稱名如檀弓仲憲言于曾子仲憲卽原憲也又史記原憲亡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過謝原憲家語作原憲隱居衛子貢結駟連騎而見原憲皆子貢稱字獨憲稱名豈皆憲自記耶

史記子思問恥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卽接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作一章甚是邦避漢高諱故稱國

問子西 盧東元曰春秋有二子西其一鄭子駟之子公孫夏子產之同宗兄弟也其一楚公子申則楚昭王之庶兄也或人以子西與子產連問且與上爲一人以子西可知而先仲氏亦嘗曰或人方物當不出齊晉鄭衛之鄉荊楚曠遠焉得連類兄其人皆在定哀以前風徽未沫可加論隋楚申後夫子而死安能及之其說甚確但于猶有進者古凡論人必有倫物齊稱管晏衛道園鮑不嫌並名當襄之十年鄭盜五族故殺子西子產之父子西宮子西不儆而出先臨尸而後追盜臣妾多逃器物盡喪子產置門庀司蓋藏守備倉卒成列然後臨尸追盜而渠魁授首賊衆死亡當時原以此定二子之優劣其後二子先後聽政並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國事如襄之二十五年鄭公孫帥師伐陳卽子西也時子產獻捷于晉晉詰之賴子產辭命得解其年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美子產也明年鄭使子西如晉聘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亟龍子西子產並從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二十九年鄭大夫盟于伯有氏禆諶曰政將歸子產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卽世將焉避之次年子產遂相鄭是子西子產本係兄弟而又任任以同事而並見優劣且相繼聽政其兩人行事齊魯間人熟聞之故連問如此若楚亦有兩子西一鬬宜申在僖文間謀弒伏誅一公子申時未死安得與子產管仲連類及之

彼哉彼哉堉倉曰彼者邪也彼字省作彼字而廣韻集韻遂各收彼字在上紙韻且各引論語彼哉彼哉爲證于是傳會之家遂謂魯論舊本原是彼字而後小誤其偏傍者然按公羊定八年陽虎謀弒季氏不得見公斂處父之甲戚而曰彼哉彼哉則彼本如字且陽虎時未有魯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桓公九合諸侯九合是九數與下章一匡天下一數作對如

呂覽一匡天子九合諸侯王逸註楚詞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兩作對語可驗蓋九數有核實者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云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正義曰祇稱九者不取北杏及陽穀故減二也若管子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國語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皆合九數其曰不以兵車者言不純乎以兵車也此則與前九會之說稍有同異然亦可參較者若據左傳僖二十六年齊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曰桓公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則九與糾字果是相通然此是九通糾非糾通九也惟九是正字故屈平天問亦曰齊桓九會卒然身殺而朱子註天問亦據展喜一語而謂是糾字之通則以誤據左氏一字而欲遍改諸書中之九字不亦惑乎況九會可通糾會便不通以下無諸侯字也陳氏經典稽疑引左氏別文爲証如襄十一年晉悼公以鄭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戎狄八年之中九合諸

侯昭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以爲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五合大夫則是左氏所記凡指計盟會無非數目豈有桓公九會歷見羣書而反謂九是通字糾是正字者大凡朱人註書非無引據然往往據一廢百且必廢其正說而據其旁說卽以通字類推之如隹本讀家正讀也其偶然押入灰韻者旁讀也乃反單立皆韻刪去家韻遂致兩宋至今有隹皆人全是此法不可不察也

桓公殺公子糾章

子糾小白皆齊僖之子齊襄之弟然子糾兄也小白弟也春秋傳齊小白入于齊公羊曰篡殺梁曰不讓皆以糾兄白弟之故故經又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而公羊曰子糾貴宜爲君者也穀梁以爲病魯不能庇糾而存之皆以兄弟次第爲言故荀卿有云桓公殺兄以反國又曰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史記亦云襄公矢弟糾矢弟小白杜元凱作左傳註亦曰小白僖公庶子公子糾小白庶兄卽管仲自爲書其所著大匡篇首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鮑叔傳小白辭疾不出以爲棄我蓋以小白幼而賤鮑叔不欲爲傳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也觀此則糾兄白弟明矣而程朱二子獨云桓公兄子糾弟桓公宜立子糾不宜立一以輕名忽之死一以滅管仲之罪一以定唐太宗及王魏二臣殺兄事讎之案而求其所據皆因誤讀漢薄昭上淮南王長一書中有齊桓殺弟以返國語語遂引之作據而不知薄昭此語因有忌諱以漢文是兄淮南王長是弟不敢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此見之漢書與淮南本傳章昭之註明明白白而故誤襲之以顛倒古人之兄弟何其誣也兄欲以此誣後世也

管仲鮑叔各傳一子因各奉出齊以避內難未嘗爲君臣也此與唐王珪魏徵不能死建成之難而事太宗正同故尹氏曰高祖在上命出一人太子潞王皆其臣也王魏受高祖之命而爲東宮臣僚此非臣事高祖之比今若不以高祖爲共主而各欲死于所事其或未亂之前高祖遷王魏于秦府則戰鬬之際二人將何從乎此言最當據此則二公子之傳受命在君命傳二子未嘗命事二主也先入爲君何讎之有若夫荀息之死春秋嘉之則又與忽異奚齊卓子獻公立爲儲以屬荀息者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況獻公死二子已相繼爲君則里克爲弑而荀息爲殉齊則僖未嘗以糾爲儲也襄雖死糾未嘗繼爲君也未爲儲且未繼爲君何殉之有

說苑子路問于孔子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名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名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于天下矣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于溝瀆之中不死則功復用于天下夫何爲死之哉此則專論才具特尚時用與夫子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語正是一意蓋夫子未嘗薄事功也若應劭駁尹次史玉殺人當死而兄母求代自縊議貰次玉以爲刑罰不中因引經云昔名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瀆人莫之知晁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自賜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此借名忽事以証徒死雖非正說然死而無益與徒死同此事君致身所以尚云未學也

後儒但薄事功不度時勢而于大義所在則單辨兄弟以較是非夫人各爲其主耳事兄可死事弟不可死則凡爲弟者懼矣此不特引据不確

卽其論亦甚不當乃欲以此定王魏之罪豈非寃乎

陳氏經典稽疑引據二公子兄弟甚備今并載于此管子見前史記見前左傳杜預註見前荀子仲尼篇見前莊子盜跖篇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簒國而孔子受幣皆非子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越絶書管仲臣于桓公兄公子糾糾與桓爭國管仲張弓射桓公中其帶鉤詭疏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又鮑叔曰昔者公子糾在上而不讓非仁也尹文子齊人弒襄公立公孫無知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

陳成子弒簡公章

襄公之季弟也

孔子請討事見左傳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

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魯史記當時在朝問對與魯論所載相爲表

裏弟魯爲齊弱一段論語無之者朝堂諮算私記所略也之三子告一段魯史無之者退有後言史官未聞也其兩相得體如此若夫子所云民之不與暨以衆加半諸語則正答魯爲齊弱一問有解君之疑振君之怯忻君之利誘君之瞻顧而弓以可恃一舉而數善備者此正大聖人經術不迂濶處而儒者以爲不正名義徒論勝負非聖人之言則必彊敵壓境危亡呼吸而儒臣進策尚曰修文德舞干羽然後可也夫君臣主客自有膈膜在哀公强弱一問較計彼此不必盡肅君退諉之言設使果欲興師則此時慎重量已量敵正非勞事必以三綱大義拒之則不惟理勢難辨且子子之伐之一問告東指西不相當矣人縱不諒君亦何可使問荅不當如此

古之學者爲己節

爲者助也欲見知于人仍是助已而反曰爲人于字義較未通矣舊註孔安國謂爲己者履而行之爲人者徒能言之以曉譬義理皆有褌于人之事也若見知于人則本范蔚宗語而說又不同爲已者因心以會道爲人者憑譽以顯物謂譽人揚物皆知名之事而彼以譽人而曰爲人此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受人譽而仍是爲已毫釐千里識者審之

蘧伯玉使人節

集註引莊周之言謂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以此爲寡過之証按伯玉見于春秋在襄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將逐君問于蘧伯玉伯玉不對而出則此時已爲大夫且爲逆臣所敬憚如此此必在彊仕之年可知矣乃後此九年而去衛之當定公十四年夫子去魯之後再三適衛始主伯玉家則此時伯玉已百年餘矣以百年競業未能寡過之人而引六十而化以爲証荒唐之言何足據也且化亦非寡過也卽化亦何易也蔡邕釋誨云蘧瑗保生此長年之証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分之嚴故曾子引夫子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舊本以此與上文合作一章惟夫子旣言位分之嚴故曾子引夫子贊易之詞以爲証此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正同其不署子曰者以彼有太宰子貢諸語故加子云以別之此不必也自後儒分作兩章則曾子突引此詞無謂且此原係艮卦象詞不加象曰子曰則襲他人語爲已語又無其事因有據宋儒范諤昌說以爲象象文言皆非夫子所作謬矣夫子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十翼大象者十翼之一耳
思不出位係艮卦象詞世疑象詞多以字或古原有此語而夫子引以作象詞曾子又引以証不在其位之語故不署象曰夫子曰二字亦未可知先仲氏曰文言體仁足以長人即春秋穆姜筮東宮語論語依于仁游于藝即少儀依于德游于藝語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即春秋曰季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語
北齊魏長賢爲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以參議時政斥爲上黨屯留令論者皆以思不出位爲長賢責爲其出位謀事故也夫出位謀事而即以思不出位責之則思不出位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果一章矣世有以事証詞而必不謬者此等是耳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恥其言而過其行非恥言也恥言之過乎行也若恥過對待則言何足恥行何必過且從來無以謹言爲恥其言簒行爲過其行者按雜記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又曰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又曰恥名之浮于行也皆以恥字屬行言即論語亦有云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

逮也史記家語子貢見原憲慚而不懌終身恥其言之過也皆恥言過恥行不及歷歷可據何獨于此而殊之

作者七人矣

舊以此與賢者避世四句合作一章信此則程子以作者之謂聖强以義軒及堯舜七人實之爲非是矣黃瓊上災異疏有云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論後漢逸民傳亦云絶塵不反同夫作者將欲舉之必先試之包咸曰凡有所舉輒試以事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章

此言舉錯之當公也吾于人何毀譽哉不虛譽而已也是何也則以此民也夏殷迄周凡三代矣其所以直道不回行之至今者正以舉賢而行也後漢永平間詔下公卿大夫議郡國貢舉如此無所阿私所以直道而行也

有云夫人才少能相兼故孟公綽優爲趙魏老而不任爲滕薛大夫夫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之故也磨即試也劉昭註韋彪傳曰彪引直道而行者言古之用賢皆磨厲選鍊然後用之謂必試而後用也自後儒不識用人空言毀譽遂致

三代直道皆無着落且云無毀譽者以斯民爲三代直道而行之民故不得以毀譽加之則非直道而行以無毀譽故而反云我之所以無毀譽者以直道而行故是其所謂所以者乃所以無毀譽非所以直道而行也且毀譽以我不以民也如以民毀譽以我不以民也如以民毀譽以我不以民也如以民

中式士子皆公然稱公孫枝主司上下彼我冬烘
然且歷引檀弓衛國多難夫子以死衛寡人并論
貞子一事行于文間挨文子無此事此係衛公子
荆論語所稱善居室者實親身爲之而世多不曉
左傳靈公避齊盜之難其驅車過齊氏時華寅與
公子南楚以身蔽靈公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南
楚即荆字則以死衛君者華寅公子荆也若其
謚貞則以北宮喜與齊氏同赴作亂而喜能反正
攻殺齊氏故子其死時謚曰貞子是時文子不與
難且安得有謚貞子事

知及之章

盧東元曰此爲有天下國家者言易曰何以守
位曰仁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
保社稷皆此意也下文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皆
有位者之事文理接貫不可移易若曰言理則理
乃貴賤所同有也而臨民動民豈賢者所有事哉
其言甚辨自朱註誤解仁字致作易本義引陸德
明釋文晁以道僞古易說將夫子繫詞傳何以守
位曰仁仁字改作人字大顯諸仁藏諸用夫子之
原文也漢書食貨志曰守位以仁蔡邕釋誨曰故
以仁守位以財聚人古之引經者未嘗乏也自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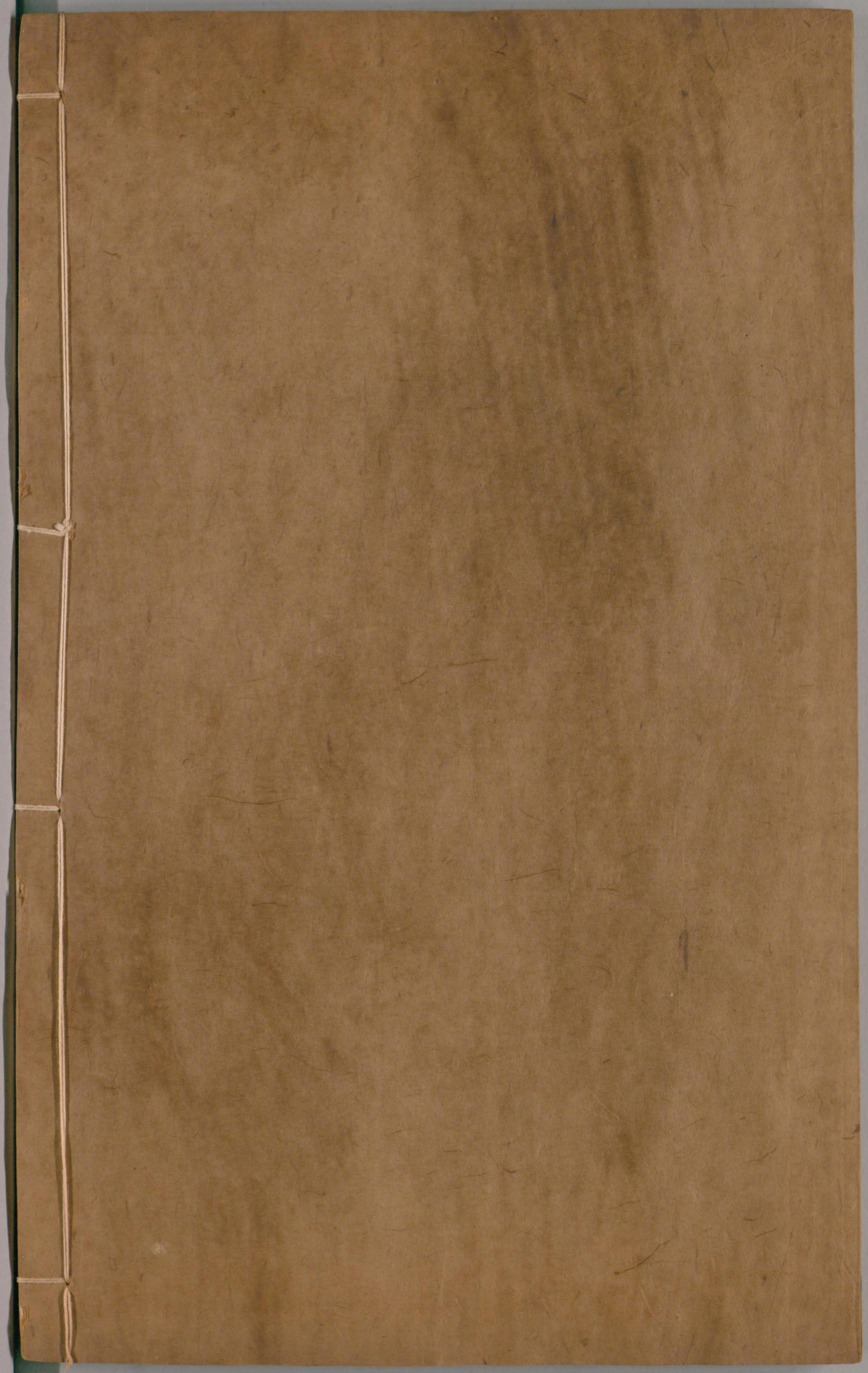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CL.
NO. 35528



一誤解一改經致夫子易傳論語兩下反覆諄諄有位之意皆滅沫矣惜哉

徐仲山嘗謂及之守之以下六之字皆指民言果爾則守位者亦守此有民之位耳蓋知及謂是及民然及家及國及天下亦無不可總是指有位者言即得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